釋清華簡《五紀》的“介”

鄔可晶

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

頃讀《文物》2021年第9期發表的馬楠《清華簡〈五紀〉篇初識》、賈連翔《清華簡〈五紀〉中的“行象”之則與“天人”關係》、石小力《清華簡〈五紀〉中的二十八宿初探》、程浩《清華簡〈五紀〉中的黃帝故事》四篇介紹即將問世的清華簡《五紀》的文章（以下簡稱“馬文”、“賈文”、“石文”、“程文”），獲益良多。我們對其中出現的一個怪字很感興趣，現不揣檮昧，略呈鄙見，博方家一哂。

這個怪字的字形見於《文物》本輯所附清華簡《五紀》簡82的圖版和賈文所附“圖一 神司人體推擬圖”，茲引一形於下：



諸文皆釋之爲“冘”。馬文還引黃德寬先生的意見讀爲“仲”，以爲即“仲春、仲夏、仲秋、仲冬”之“仲”，又“據《禮記·月令》《淮南子·天文》等書，仲春斗建卯，仲夏斗建午，仲秋斗建酉，仲冬斗建子，是東南西北‘四正’”，謂簡文“四冘（仲）”“又指爲‘四正’”。今按，讀“冘”爲“仲”估計根據的是楚簡、金文“沈子”即典籍之“沖子”。但“沖子”之“沖”與中間之“中”毫無關係，“仲春”等“仲”則顯然得義於“中”（“沖子”之“沖”與“中”、“仲”是語義無關的不同的詞）；中間、中正之“中”以及居中之“仲”從未見過假借“冘”聲字表示的。何況，“沈子”之“沈”典籍作“沖”，並非共時平面的音近通假，似不宜直接拿來作爲“冘”、“中”相通之證。[[1]](#endnote-1)大家知道，楚文字中的“冘”旁，一般都下增从“臼”形。此字既無“臼”，嚴格說來釋爲“冘”也不很妥當。爲了行文的方便，以下姑用“△”代此字。

賈文所引簡82～83“十二位‘大神’司掌人體的十二‘大骨’”之文如下：

南△右肩，東△左肩，北△左䠋，西△右䠋。西柱右肱，東柱左肱；西柱右股，東柱左股。左南維左臂，右南維右臂；北維之右右骸，其左左骸。

這實際上是以“四△”比擬“左右肩”、“左右䠋（髀）”的骨頭位置。程文所引簡97～98講黃帝的一段話中亦見此字：

黃帝之身，尃（把）有天下，始有樹邦，始有王公。四荒、四△、四柱、四維、群示（祇）萬貌焉始相之。[[2]](#endnote-2)

這裏的“四△”與“四柱”、“四維”、“四荒”等都是黃帝的輔臣。馬文所謂“四仲”“又指爲‘四正’”，可能就是指此而言的。

賈文雖亦釋爲“冘”，但懷疑是“方”字之混訛，“‘四冘’或即‘四方’”。按“仲春”等“仲”的詞義與“柱”、“維”顯然不類；“仲春、仲夏、仲秋、仲冬”雖因斗建“卯、午、酉、子”或可指“四正”，但“仲”畢竟沒有“正”的意思，二者不能率爾等同。所以賈文視爲“四方”之訛，從文義看，確較“四仲”說合適。不過，“方”訛混爲“冘”，在戰國文字中似乎找不出可資類比、印證的材料，故仍頗可疑。

我們雖不同意釋△爲“冘”，但認爲整理者把△分析爲“人”上加“”、“”之類筆畫，是很有道理的，只不過這樣的字形未必一定是“冘”，在此實當釋爲“介”。

戰國文字“介”一般作“人”左右加兩點之形，但也有“人”上加一短橫繁化爲“千”而作者（《古璽彙編》1289“忦”字。按戰國文字偏旁“人”繁化作“千”屢見）。[[3]](#endnote-3)如果把“人”上短橫與左右兩點連起來，就會進一步變成“”形。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四）》所收《內禮》簡8“君子曰：孝子，父母有疾，冠不”下一字，張新俊、曹建墩先生釋“介”，曹先生並讀爲“紒”，[[4]](#endnote-4)可從。[[5]](#endnote-5)《儀禮·士冠禮》：“將冠者，采衣，紒。”鄭玄注：“紒，結髮，古文紒爲結。”《內禮》是說因父母有疾，君子就“冠而不結髮”了，此即《禮記·曲禮》“父母有疾，冠者不櫛”之意。這個“介”就是“人”上短橫與左右兩點連筆書寫的產物。由此看來，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貳）》所收《繫年》簡31“奚齊”之“奚”作，其右旁可能也是“介”（蓋由“人”繁化而成，“介”、“奚”古音亦不遠）。“”變爲“”、又加飾筆作似“用”之形，是古文字中衆所熟知的變化，不煩贅舉，“冘”旁便是一例。所以“介”是有可能寫成△的樣子的。楚文字“冘”旁一般都加“臼”，△形之“介”應該不至於跟“冘”混淆。

很巧的是，石文公佈的《五紀》簡75用爲“虛”的“虖”作，這種寫法的“虖”又見於郭店簡《唐虞之道》：（簡17）、（簡25）等。[[6]](#endnote-6)馮勝君先生已指出《唐虞之道》的“虖”大概是從（《古陶文彙編》3.816）、（中山王鼎，《集成》02840）一類寫法筆畫粘連、增繁而來的。[[7]](#endnote-7)“介”字“人”上加短橫之後，其形恰與“乎”極似。《五紀》篇的“乎”既能變从“”、“用”之形，“介”寫作△就更不足爲異了。“平”字的變化亦可參證：

介：→→→

虖：→→

坪：→→

退一步說，即使不承認上博簡《內禮》那個字是“介”，從到，與“虖”、“坪”的變化也是平行的。

△釋爲“介”，上引《五紀》的文義都能順利講通。作爲黃帝輔臣的“四△”即“四介”。“介”指副手、輔助之人，乃是“夾輔”之“夾”的名詞形式。[[8]](#endnote-8)黃帝的“四介”當與甲骨卜辭所見“帝五丯（介）臣”、“帝五丯（介）”相類。[[9]](#endnote-9)“四柱”、“四維”的“柱”、“維”也見於講“十二位‘大神’司掌人體的十二‘大骨’”的一段，“柱”指屋柱、擎天之柱，也可比喻輔政重臣，與後世所謂“棟樑”同例。“維”本指繫物大繩，又有“綱紀”之義，“四維”自可喻指輔政綱紀者。與他們並提的“四荒”之“荒”，疑當訓“奄（掩）”或“治”（《詩·魯頌·閟宮》“遂荒大東”，鄭箋：“荒，奄也。”《詩·周頌·天作》“大王荒之”，朱熹《集傳》：“荒，治也。”），這裏指能爲黃帝“奄撫”、“治理”者。

“十二位‘大神’司掌人體的十二‘大骨’”一段中，掌左右肩骨和左右股骨（即“䠋（髀）”）的大神“四介”之“介”，亦取“夾輔”之義。左右肩骨的位置正好是夾輔左右肱和軀幹的，故稱之爲“東介”、“南介”；左右䠋的位置正好是夾輔左右股和軀幹的，故稱之爲“北介”、“西介”，觀賈文所附“神司人體推擬圖”不難明白。如果從“四柱”之“柱”、“四維”之“維”與房屋建築的構件、位置（“維”有“隅”義）有關的角度來考慮，司掌左右肩和左右䠋的“四介”之“介”，也與禮書所載“青陽”、“明堂”、“總章”、“玄堂”之左右“个”（《禮記·月令》、《呂氏春秋·十二紀》等）相合（“介”、“个”本一字分化）。《呂氏春秋·孟春紀》“天子居青陽左个”高誘注：“中方外圜，通達四出，各有左右房謂之个。”從“神司人體推擬圖”看，“東介”、“南介”、“北介”、“西介”位於人的軀幹的四個角，正相當於“左右房”之“个”。古人或訓“个”爲“東西廂”（《左傳·昭公四年》“使寘饋于个而退”杜預注），亦即偏室；古書裏的“夾室”也指“東西廂”（《禮記·雜記下》“門、夾室皆用雞”孔穎達疏），“个”應該就是得名於“夾”的。“夾側”之房室稱爲“个”，猶“夾輔”之人稱爲“介”。

2021年11月18日急就

1. 蘇建洲《楚簡中與“沈人”有關的字詞關係考察》，《漢語字詞關係研究（二）》，70～81頁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21年10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“尃”，程文讀爲“溥”，我們改讀爲“把”，是根據張富海先生對“匍有四方”一類辭例的最新的讀法。張說見《大盂鼎銘文釋讀》，《中國書法報》2020年5月12日第5版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參看田煒《讀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〉零札》，《江漢考古》2008年第2期，11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曹建墩《讀上博藏楚竹書〈內豊〉篇札記》，簡帛研究網，2005年3月4日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此字田煒先生釋爲“奐”，讀爲“綰”，訓“綰繫”（出處同注3）。按釋“奐”字形上固可成立，但訓“繫”、“結”的“綰”的用例偏晚，如《漢語大字典》“綰”的“繫掛；佩戴”義項下所舉最早書證爲《漢書·周勃傳》，而且“繫掛”的意思與“繫結”也還有距離；《漢語大字典》“將頭髮等條狀物繫結起來，或盤打成結”的義項下所舉最早書證爲唐代劉禹錫《楊柳枝詞九首》之七，上古“綰”當無此義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我和王挺斌先生在2021年5月29～30日中國美術學院召開的“‘古文字與出土文獻’青年學者西湖論壇”上向石小力先生提出簡文此字當釋“虖”時，已舉郭店簡《唐虞之道》“虖”的寫法爲證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馮勝君《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》，301～302頁，北京：綫裝書局，2007年4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參看張富海《〈尚書·多方〉校讀一則》，《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》，324～325頁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9年11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卜辭中的“丯（介）”，參看姚萱《花東甲骨“多丯臣”與相關問題》，《史林》2010年第6期，38～4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9)